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陳祁

謄録貢生臣王汝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六年冬十月乙未朔上率百官遥拜二帝　右朝散大夫提舉淮南東西路茶鹽公事將璪直秘閣上召璪入對乃有是命璪初除不帶茶字當時張澄改除乃并以茶事歸監司耳

丙申詔諸路州軍將西北流移無歸人民情願充軍堪披帶少壯人招填禁軍闕額　尚書右僕射張浚言昨

令兩浙江東州軍勸誘大姓就買官誥令來將欲就緒望將每州勸誘及三十萬緡以上知通縣令當職官各減二年磨勘及二十萬緡減半推賞從之後旬日中書言恐當職官趣數希賞却致科敷乃命行府覈實如無抑配擾人即如前詔中書所奏在是月丙午秉義郎李綱特除名送潯州編管綱入內黃門也主承受劉光世軍奏報文字坐罪轉歸吏部光世以其貧乃賵之金趙鼎張浚聞之奏綱不法下大理獄具坐嘗與光世交通光世為

之市常州田數百畝又遺以五十金法寺當緦贓罪徒追二官罰金鼎進呈特有是命緦後死于貶所趙甡之中興遺史麿思殿祇候李緦者能謳詞善小說主養飛禽呂頤浩在都堂聞飛禽數百其聲如音樂問之曰鵓鴿也詰其所主曰內侍李緦所養每鴿有金鈴鈴其足又有鷹鷂之屬甚衆皆御前者頤浩不樂明日奏之詔緦送吏部應主管飛禽有官人皆與遠惡州指使緦遂居于金壇之別業緦嘗爲劉光世承受光世以其貧乃贈之金頤浩聞之下大理寺除名勒停濟州編管死貶所甡之係此事于紹興三年二月據緦案款稱紹興四年十月內差充承受劉光世軍奏報文字則其送吏部不應在三年亦非由頤浩所奏也此事恐與今年八月庚辰馮益事相關按日歷八月二十三日戊午中書門下省勘會李緦昨在內侍省日公受賄賂所爲不法有旨令大

理寺勾追根治具案開奏是時張浚自行府初還朝故知同鼎奏請也如喻樗所記張浚乞斬馮益事亦恐或在此時今併注之所云附此須求他書參考

故朝散郎游議特與一資恩澤議師雄孫也靖康中為河北轉運判官真定之破議在城中至是其家援例求恩且引侍御史周秘為證秘言嘗與議同在圍中而不知其所以死特録之

丁酉吏部侍郎都督府參議軍事呂祉還行府供職先是劉麟等令鄉兵僞金人服于河南諸處千百為羣人皆疑之以金僞合兵而至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奏禦賊

事宜謂廬州難守且咨于左僕射趙鼎欲還太平州又
江東宣撫使張俊方駐軍泗州都督張浚奏敵方渡于
奔命決不能悉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而邉報不一俊
光世皆請益兵衆情汹懼議欲移盱眙之屯退合肥之
戍召岳飛盡以兵東下浚獨以為不然乃以書戒俊及
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
亦安用養兵為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而鼎及簽書
樞密院事折彦質皆移書抵浚欲飛軍速下且擬條畫

項目請上親書付浚大畧欲退師還江南為保江之計不必守前議

趙鼎事實曰鼎移書張浚令張浚楊沂中兩軍併力勦滅麟猊二賊然後移軍建康固守江上以待後來者謀者言二賊之後金兵騎不斷知兵者亦謂金使麟猊為前驅金以精騎繼之萬一出此枝梧不暇矣鼎復以書與浚云使張楊協軍掃蕩之後敵騎未必不望風而遁蓋兵家之勢如此折彥質亦以書言之尤切鼎為上言之上曰此謀之善者也因令鼎擬定所以措置之方上親書賜浚且曰今有數條與卿商量初未嘗執定決行之也其後浚謂沮害其功者此也明年言者論折彥質言淮南之役浚首議欲兵幾敗國事坐此落職亦觀望者不詳首尾一意投合且出其私意非公言也按此與朱熹所撰張浚行狀及張栻所作王縉墓志全不同以史及他書攷之其實鼎專為守江之計而浚力督諸將進兵以此異議餘具此月癸卯

趙鼎進呈注 於是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統兵過淮遇敵騎與阿哩雅貝勒等力戰既而亦還楚州或請上回臨安且退諸將守江防海浚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況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驚復何所制顧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覬望上乃手書報浚近以邊防所

疑事咨卿今覽所奏甚明俾朕釋然無憂非卿識高慮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祉亦言士氣當振賊鋒可挫橫前力爭至于再四彦質密奏異時誤國雖斬晁錯以謝天下亦將何及上不聽乃命祉馳往光世軍中督師時劉猊將東路兵至淮東阻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於是賊衆十萬已次於濠壽之閒江東宣撫使張俊拒之即詔併以淮西屬俊主管殿前司楊沂中為浚統制官浚遣沂中至泗州

與俊合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差跌浚不敢私諸將皆聽命戊戌沂中至濠州會劉光世已舍廬州而退趙甡之遺史云劉光世軍廬州聞劉麟入寇其勢甚熾密申宰相趙鼎乞降樞密院指揮退保太平州僉書樞密院事折彥質助為之請遂檄光世退軍張浚大怒遣向子諲等督光世復還廬州林泉野記所書亦同按光世但私請于鼎無緣便降密劄許其退保此所云恐誤然張浚行狀稱鼎欲退合肥之戍召岳飛之軍東下而日曆十一月九日癸酉岳飛奏依奉處分往江州屯駐則是果嘗降此指揮也甡之或有所据姑附著之更俟參考浚甚怪之即星馳至采石遣人喻光世之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且督光

世復還廬州右司諫王縉亦言主將有慢令不赴期會者請奮周世宗我太祖之英斷以厲其餘上親筆付沂中若不進兵當行軍法趙鼎事實曰時鼎又督沂中徑趨合肥以援光世而張俊謂楊軍新戰勝當少休然劉麟已遁合肥光世輜重已回江北人情大懼浚急以書屬鼎曰欲上親幸江上先作一指揮行下庶諸將用命鼎應行府號令不行有失機事即白上令者軍事已急萬一少有差跌利害不細須自朝廷主張具事庶使張浚事有骨肋上深以為然乃擬呈親筆付浚云有不用命當依軍法從事浚乃使人懷此御筆馳往合肥見光世微出示之光世驚駭大呼諸將曰汝輩且向前救取吾首級即躍馬而出諸將帥其部曲倉皇追之麟兵方大集光世適與之遇血戰終日麟遂大敗是時非朝廷措置以御筆督之勝負殊未定

鼎之誠心協濟如此而議者謂沮軍事可謂厚誣矣按日歷明年五月丁丑載上語不進軍者當行軍法乃指謂揚沂中與鼎事實差不同光世不得已乃駐兵與沂中相應遣統制官王德酈瓊將精卒自安豐出謝步遇賊將崔皐于霍邱賈澤于正陽王遇于前羊市皆敗之是日賊攻壽春府寄治芍陂水寨守臣閤門祇候孫暉夜劫其寨又敗之初光世言糧乏詔轉運使向子諲濟其軍九月戊子子諲晝夜併行至廬州而光世兵已出東門子諲直入城見光世具言綱船至岸次光世乃止

已亥詔平江府城内外民旅買賣錢物出入並各從便自上駐蹕以來有司舉行京城錢不出門之禁糴價貴踊右司諫王縉以為言乃罷之　右中奉大夫李平仲起復充四川制置大使司檢法官平仲開封人舉明法為大理評事不去廷尉者十年職至丞梁師成用事欲見之平仲不往建炎初出知榮州代去丁母憂寓居于蜀至是席益奏用之而平仲卒矣　右從事郎平江軍節度推官趙慶孫特改右承事郎翰林學士朱震等言

慶孫內行孝友施于政事明敏可觀故引對而有是命

辛丑詔提點淮南公事張成憲重別措置大軍所須茭

芻毋令騷擾時淮泗大軍所須茭芻甚夥而成憲均之

楊楚泰州盱眙高郵州每州十萬束至二十萬束民閒津

送每束有至五六百錢者右司諫王縉請令諸軍顧得

錢就便收買者聽餘令採之近地雇人以官舟運之故

有是旨　右廸功郎李若樸試大理司直若樸若虛弟

也　左文林郎鄭剛中右廸功郎李郁並充勑令所删

定官剛中金華人為溫州判官受知秦檜故檜薦用之郁已見資政殿學士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薦嘗任知縣人十三員政績乞已任通判者與大郡見任縣道者與小郡並俟終更日赴任仍從本司隨才選差内選人俟改官丁憂人俟服闋日依此從之時益所薦士頗衆而左宣教郎馮時行左通直郎樊汝霖為之冠後皆知名汝霖金堂人也時行已見罷四川諸州軍縣鎮酒官一百七員用席益奏也時川路多置比較務科定人户出錢

以資妄費民不堪之上聞命益相度裁減益請州縣有官可兼鎮市鄉村相近者並罷餘令都轉運司選差申制置大使司審度給劄從之　詔巡幸隨軍都轉運使舉官依發運使例減半

壬寅顯謨閣直學士巡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為浙西淮東沿海制置使帶御器械劉錡副之翌日更命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為制置副使以所部屯通州之料角汝嘉等乞以右通直郎新知濠州蔡延世等二

人充參議官量賜激賞錢仍令浙西漕臣淮南提點官應副軍食皆從之（熊克小歷載汝嘉此除于十月癸丑蓋誤）左廸功郎方疇左從事郎朱翌並為勑令所删定官翌（載上子懐寧人靖康司農少卿）疇趙鼎客也（疇已見元年五月）監察御史趙渙請令御史臺今後日受諸路詞訴其事重害日久不決者申取朝廷指揮其監司州縣留滯經時裁處失當亦許依法彈奏詔御史臺所受諸路詞訟如有事理重害日久不決者具申尚書省取旨看詳餘如所請　詔總制

司錢令諸路州軍通判依已降指揮悉心拘收別用庫眼樁管依限起發非專降朝旨不以是何官司並不得應副如違通判先降二官放罷仍令提刑司檢察時諸郡多截用總制錢申乞除破都省言總制錢乃朝廷於常賦之外講畫到錢數故申飭之尋命監司守臣擅行兑借截用者視此（後旨在十一月丁卯）詔廣西路宣和官鑄當二小平錢並令行使有鼓唱為毛錢之人重行決配

右通直郎都督府幹辦公事張斛引對翌日詔賜同進

士出身與陞擢差遣　是日劉猊以衆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城以犯建康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與猊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猊孤軍深入恐王師掩其後欲會麟于合肥

癸卯趙鼎進呈劉光世所奏事宜上曰光世之意似欲退保采石鼎曰據諸處探報殊無金人如此則自當鏖擊若官軍與豫賊戰而不能勝或更退撓則他時何以立國但光世分兵隨處禦捍已見失策今賊兵旣已渡

淮惟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玆為得計萬一使賊得志于光世則大事去矣折彥質曰誠如趙鼎所論上顧鼎曰卿此策頗合朕意朕度金人行兵不如此止是劉豫之衆若合張俊光世之軍擊之理無不勝者此段據日歷所記修入按鼎所奏與諸家記録及當時諫官論列全不同當時鼎與折彥質初欲抽兵後知無金人乃有此奏也不則彥質撰時政記容有修潤亦未可知更當詳之

甲辰沂中至藕塘與猊遇賊據山險列陣外嚮矢下如

雨沂中曰吾兵少情見則力屈擊之不可不急乃遣推鋒軍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軍賊兵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自將精騎繞出其脅短兵接即大呼曰破賊矣賊方愕視會江東宣撫司前軍統制張宗顔等自泗州南來率兵俱進賊衆大敗猊以首抵謀主李諤曰適見髯將軍鋭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猶萬計皆僵立駭顧沂中躍馬前叱之曰爾曹皆趙氏民何不速降皆怖伏請命官軍獲李諤與其大將李亨等

數十人麟在順昌聞猊敗拔寨遁去光世遣王德追擊之先是上賜德親劄諭令竭力協濟事功以副平日眷待之意德奉詔與沂中追麟至南壽春而還是役也通兩路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千兩器甲金帛錢米偽交鈔告勅軍須之物不可勝計于是孔彥舟圍光州守臣敦武郎王莘拒之彥舟聞猊敗亦引去北方大恐趙鼎事實曰初麟猊之報甚急張浚倉皇出江上未知為計鼎白上嚴督諸將皆鼎自擬詔檢上親筆付諸將于是皆恐悚奔命楊沂中自泗上率吳錫張宗顏直前與劉猊遇多破之使麟賊失援大衂而遁皆鼎之始謀也呂中

大事記自紹興四年趙鼎為相偽齊與金分道入犯鼎決親征之議于是世忠進屯揚州流星庚牌之計一行遂捷于大儀鎮而金偽俱遁矣鼎又薦浚可當大事以樞府視師江上將士見浚來勇氣百倍而軍聲大作矣自五年楊公既平東南無盜區于是鼎左浚右並平章事兼領樞密俱帶都督浚出視師以行府為名而鼎居中總政表裏相應雖孟庚沈與求有三省樞密奉行府文書之議而鼎至公協心未嘗計較說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諸賢聚會一時號小元祐矣自六年浚親行邊盛暑不憚命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岳飛屯襄陽以窺中原張浚為進屯盱眙之計而鼎與浚同心責張俊以當聽行府命告浚以邊事不必稟朝廷恐失機會故偽齊入寇浚獨建有進擊無退保之論諭諸將以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之言于是傷沂中捷于藕塘北方大恐而金廢劉豫矣此紹興四年以後七年以前所以又大異于紹興之初也

司

農少卿樊賓請沿江閑田不成片段者比民間例只立
租課上等立租二斗次减二升又次一斗有半召人承
佃免一年租從之　故朝奉大夫俞賙追一官賙家以
致仕乞任子而吏部言賙用明堂結局改秩雖已身亡
亦合審量故有是命
乙巳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言被旨令催促趙開應副吳
玠軍前糧餉臣即考其稽滯之由方見得見今水運尚
係以前歲計合起之數蓋緣逓年登帶以至今日臣準

指揮催促雖據回申止是泛稱已牒逐路運司管認措置裝發並無的確已未起發之數由臣人微望輕無以號令諸司竊恐緣此上累國事伏望特降睿旨下趙開應本司文移畧行報應庶于職事免致曠弛趙鼎乞令開分析上可之時益已命逐路漕臣分認地分通相交割後半月又言開别不應副舟船及水脚錢乃詔開與逐路漕臣同措置津運如軍食少有不繼並一等取旨

後詔在是月庚申

歸正人黄捷特補成忠郎捷承縣人劉豫

之叛也提率鄉民保守山寨數報賊中事宜至是與其弟淵挺身來歸故録之也　詔潼川府守臣景興宗進職一等廣安軍守臣李膺果州守臣王隱宗正少卿馮檝並進一官去年蜀中旱興宗等率民賑貸檝居遂寧府自出米數百斛以率鄉人鄉人譙趨之饑者賴以濟制置大使席益聞于朝故賞之隱鄆縣人也日曆無此今以紹興七年十月八日尚書省檢會指揮修入

丙午右從事郎鄂州蒲圻縣令劉旁循一資再任旁為

邑再歲户口益增用部使者請而命之

丁未左宣教郎江西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羅薦可進秩一等先是觀文殿大學士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聞上巡幸遣薦可奉表問起居且言自古用兵相持既久則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得力兵將自淮南前來斷黄閘約岳飛兵相為犄角以夾擊之大功可成繼而王師屢捷綱又奏陳利害大畧以謂竊見閙探所報偽齊乞兵於金人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而南者其侵犯淮

淝及光山六安等處作過只是李成孔彥舟叛將簽軍深慮賊情狡獪匿重兵于後而以簽軍來嘗我師若一勝之後兵驕氣墮則為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降詔諸將益務淬礪以待大敵仍命朝廷按圖以視諸路某路固寔當設疑以欵賊兵某路空虛當增兵以禦侵掠使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上以綱所陳利害切中事機賜詔奬諭綱再奏願降哀痛之詔憫將士罹兵革之苦凡死于戰陣先加封爵厚給賻贈收卹其家死者

寢則生者勸矣然後明詔統帥審定功狀俟防冬解嚴慶賜併行其誰曰不然　故武經郎种廣特贈武翼大夫雄州防禦使廣守陝州死于難張浚在陝西嘗贈一官至是樞密院以為薄乃申命焉事在建炎元年四月　左司諫陳公輔言在法臺諫官不許出謁許見客都司大理寺官並禁出謁休日許見客比緣多事廢弛往往不依法禁非惟不能杜絕請求亦恐有妨職事乞申明行下從之

戊申上謂大臣曰近日淮西有警朕常至夜分方寢奏報到又輒披衣以起或至再三趙鼎曰致陛下憂勞如此臣等之罪也　左從事郎張登特改左承事郎登以薦對而有是命

辛亥楊沂中捷奏至俘戮甚衆上愀然曰此皆朕之赤子迫于凶虐勉強南來既犯兵鋒又不得不殺念之痛心顧趙鼎曰可更戒勑諸將爾後務先招降其陣歿之人亟爲埋瘞仍置道場三晝夜以示矜惻上嘉張浚之

功賜詔畧曰賊雖犯順犯壽及濠卿率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凶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不忘嘉歎仍令浚具上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推賞浚言賞或濫加則將士解體乞將至龜山太平州人並轉一官資别有功人量與增賞上從之浚奏以七年正月丁卯下令聯書之　左文林郎江州管内安撫司幹辦公事胡孰特改左宣教郎孰在政和中嘗上書言當以堯舜之道治天下不當用黄老之說又言蔡京誤國童貫梁師成等不當用事坐奪官舒州

編管至是用趙鼎薦對乃有是命翌日上謂鼎曰朕昨
覽孰所上䟽極為忠憤而孰繞編管耳此有以見道君
皇帝之聖德也若據諸人之意必殺之矣制曰朕側席
圖治渴聞讜言爾頃在難言之日鋭然獻忠以取竄逐
豈知有今日之遇乎爰因造朝召對便殿遂俾改秩錫
以賛書庶幾四方知朕好惡　直徽猷閣新兩浙東路
提點刑獄公事張九成改除直秘閣九成以貼職太峻
固辭不受上不許九成言今日辭免非矯激要名第不

欲因九成上紊朝廷綱紀朝廷察其意為之改命仍賜

詔獎之

壬子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便宜增印錢引三百萬緡

市軍儲七年五月制司增印錢引始此柴汜印

癸丑右司諫陳公輔言近行在職事官輪對已周目今

臺諫止有三員逐日上殿班次亦少見在行在審計官

告糧料榷貨鹽倉及茶場等元不係面對上件文臣皆

係朝廷選差之人今來若有已見願面對者乞許輪對

一次庶使臣下各得盡其所言而艱難之時亦少裨聖政之萬一也乃命輪對如二年之詔二年五月丙子詔行在釐務官得輪對八月丙申罷之　是日張俊楊沂中引兵攻壽春府不克而還

乙卯侍御史周秘奏貸遣所得之俘上曰秘此意甚善朕方痛念西北之民皆吾赤子進為王師所戮退為劉麟所殘不幸如此今當給與錢米然後遣之使歸　翰林學士朱震翰林侍讀學士范沖各進官一等以建國

公讀孟子終篇也於是本閣官武經大夫帶御器械卲諤已下及資善堂官吏各進一官資　詔省部應平江府管内士民陳訴事件不拘常制許令受理用權户部侍郎王俁請也

丙辰直龍圖閣知建康府葉宗諤陞秘閣修撰中書言宗諤治效有聞民安其政故陟之　龍圖閣學士知平江府章誼入對論平江之民所甚苦者在于催科之無法税役之不均彊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無税之田遂

使下户為之破産今欲革此二弊若責之監司則不過
移文於郡守責之郡守則不過移文於縣令是三人者
吏課叢委酬應多方雖有敏強之吏功不能專力所未
暇況吏不盡才則又非徒無益也伏望明降詔旨專委
通判一員均平税役先開首原之路次舉告陳之令詢
考鈎稽責以期限賞信而罰嚴則二弊可革貧富俱安
公私共濟矣乃命左朝奉郎添差通判府事孫邦措置
後不果行　詔江西制置大使司辟右廸功郎李琦上

猶縣丞指揮勿行琦以李綱奏辟仍乞免避本路茶鹽官親嫌詔特許而言者謂丞闕當用京官琦攝官未及二考無舉主不在奏辟之數徇李琦而廢朝廷之法四臣切惜之命遂寢

丁巳修武郎張勳特換右通直郎勳在劉光世軍中權主管機宜文字張浚言其有學行乃策試而命之

戊午改廣州奉真觀為來遠驛以備招來諸國貢使

己未趙鼎奏比見探報劉麟所起山東京畿人夫有自

書鄉貫姓名于身而就繈者上曰何故如此鼎曰若其力役耳臣昔在陝西親見調夫而民閒大不聊生號哭之聲所不忍聞是以聖人常以用兵爲戒仁宗皇帝勤儉積累四十二年府庫盈溢下無貧民上曰他時事定顧不復更見兵革

庚申右司諫王縉言州縣和糴關子勘合繳連多所阻滯乞令只於關子背批鑿年月日州名用印給付任其行使從之　右宣義郎賜緋魚袋李弼追二官改正章

服緋自國子內舍生以進明堂頌授官校正御前文籍改秩賜服至是自言恐合審量故有是命　是日都督行府推鋒軍効用易青為廣東賊曾袞所執青不屈死之袞本軍士去為盜後受經畧使季陵招安以為承信郎已而復叛至是經畧使連南夫與推鋒軍統制韓京會于惠州督諸兵討之京募敢死士七十三人夜劫袞營青在行中為所執賊驅至後軍將趙續寨外謂續曰汝大軍為我所擒者甚衆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耳

賊又言我不汝殺第令經略持黃榜來招安易青呼曰勿聽任賊殺我我惟以一死報國家賊怒焚之青詈不絕口而死青無妻子事聞特贈保義郎閤門祗候官為薦祭焉青贈官在十二月癸卯

辛酉左從政郎王湛循二資湛獻負薪論於朝起居郎權給事中張燾言其人可用故也按此王湛有二人其一人進士出身紹興十一年除軍器監主簿其一人從軍補官紹興十一年為樞密院計議官此乃有出身者也

壬戌直秘閣知雅州李革為陝府西路轉運判官　廢

梅州為程鄉縣隸潮州又廢長樂縣為鎮時梅州之北四百餘里地不耕種人無室廬而長樂戶口不滿數百故用諸司請而廢之（十四年復梅州）詔太平州編管人范燾移惠州編管燾初以上書詆誣貽慈聖獻皇后奪官編置至是復獻書張浚詆毀大將故竄之（此恐是言劉光世當考）

是日日中有黑子

癸亥張浚遣左承議郎行府書寫機宜文字計有功來奏事後二日除直秘閣遣還初趙鼎得政首引浚共事

其後二人稍有異議賓客往來其間遂不恊及楊沂中奏捷鼎即求去位上不許鼎因曰臣始初與張浚如兄弟近因呂祉輩離間遂爾睽異今同相位勢不兩立陛下志在迎二聖復故疆當以兵事為重今浚成功淮上其氣甚鋭當使展盡底緼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奉行詔令經理庶務而已浚當留臣當去其勢然也浚朝夕還俾臣奉身而退則同列之好俱無所傷他日或因物議有所去留則俱失之矣上曰朕自有所處卿勿為慮

鼎曰萬一議論紛紛曲直殽亂是時陛下必不秘今日之言臣狼狽無疑矣陛下即位以來命相多矣未有一人得脫者豈不累陛下考慎之明乎上徐曰俟浚歸議之浚奏車駕宜乘時早幸建康鼎與折彥質並議回蹕臨安以為守計上許之朱熹撰張浚行狀云公未至平江時鼎等已議回蹕臨安公入見之次日具奏云上翻然從公計今掇取附此　呂中大事記建炎二年幸揚州三年幸杭州此汪黄為之也然自明州而航海幸越幸平江亦汪黄為之乎自紹興八年定都臨安不復進都此秦檜為之也六年後獨相乃有建康之幸七年鼎獨相已有駐蹕臨安之議亦檜為之乎胡寅有言陛下父兄在金中日夕南望曰吾有

子弟為中國帝王吾之歸有日矣痛為愁苦屈辱之中發此念為此言于今三年日迫日切而獻謀奉慮之人方導陛下南狩日遠日忘遂無復讐之心別求建都之地臣所未諭不得已則如張浚所謂都建康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可也今乃息心於一隅何義哉

故左武大夫貴州防禦使郝仲連贈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更與七資恩澤始錄河中死事之勞也事見建炎元年五月

江南東路提舉茶鹽常平公事吳序賓乞去歲本路三州旱歉流移歸業之人與免差役一次從之

十有一月乙丑朔進士詹叔霆特免文解一次仍賜帛

三十匹叔霆玉山人嘗投匭上書且獻平定策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廸言其可採故旌録焉　太常謚故贈少保种師中曰莊愍

丙寅故中大夫范純禮再贈資政殿學士其合得恩澤依數貼還以其家有請也後謚恭獻純禮元符尚書右丞黨籍執政第二十二人徐州居住　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言近勦殺劉猊賊馬盡淨生擒簽軍萬餘人已將強壯之人團結入隊天寒無衣詔有司製綿袴四千授之

丁卯左司郎中耿自求言殺人者死古今不易之典也
吏緣爲姦迎合時好希覬賞典不以情實例奏可憫尚
盡原貸生者即幸矣柰死者冤抑何顧詔監司州郡令
後詳究可憫之理謂所以傷人不應致死偶而致死者
方爲可憫若因鬬爭毆詈復有用棒刃手足等殺人致
死則相犯各有輕重尚何情之可憫乎仍乞詔憲司州
郡如案情疑慮誤用法意能雪活人命自合依舊日賞
典施行庶幾絶官吏希覬之望使生者死者均被聖明

平允之澤詔刑部看詳申省　太常謚王巖叟曰恭簡以其孫右廸功郎循友有請也

戊辰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兼提舉詳定一司敕令張浚特遷左光禄大夫以禄秩成書也浚固辭不許請回授其兄右承事郎直徽猷閣滉于是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沈與求乞以經修一官回授兄右廸功郎夢求上皆許之中興後輔臣以進書恩回授親屬

自此始（後乞回授在是月甲申與求乞回授在十二月甲辰）詔應轉對官如有疾故許寔封投進文字更不引對　起居舍人呂本中引疾再請奉祠不許本中言自古中興必有根本之地以制四方之地必有根本之兵以制四方之兵今都邑未定禁衛單弱望諭大臣先求二者之要而力行之

武經郎閤門祗候知壽春府孫暉特遷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錄堅守水寨之勞也暉言本府進士金覺贊畫有方乃以覺為下州文學

己巳右奉議郎知濠州韓元傑以軍儲無闕遷一官
停官人鄭漻上書言用兵急切邊機利害二策詔漻叙
故官為左從政郎　右宣教郎蘇籀知大宗正丞籀轍
孫也起居郎權給事中張燾言比罷待闕寺監等官二
百餘人蓋欲慎選才能天下莫不拭目以觀新除而籀
乃以專事馳騖干請權貴無恥而得之士論紛然以為
不可遂罷其命
庚午詔張浚召還行在所令學士院降詔上又別賜手

書遣內侍勞問仍以端石硯筆墨刀劒犀甲賜之

辛未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陳與義為翰林學士趙鼎事實曰張浚既因擧小離間遂有見逼之意會中書舍人陳與義不樂于鼎遂傾心附之乃以資善引范沖之說告之浚以為奇貨劉子羽與聞其事嘗為人言之

左司諫陳公輔請措置宮廟之官毋使太濫曾任侍從以上俸給優者損之曾經除名編置罪惡重者罷之百官祿料米麥數多亦當酌中例與折減詔堂除宮觀依已得旨除見任郡守前侍從外非吏部格者令御史臺彈奏

癸酉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奏依奉處分往江州屯駐上曰淮西既無事飛自不須更來趙鼎曰此有以見諸將知尊朝廷凡所命令不敢不從上曰劉麟敗北朕不足喜而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也熊克小歷先是詔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駐江州癸酉飛奏已至按此止是飛起發未至江州也上語云飛自不須更來則必止其行矣當考

丙子左朝請大夫直秘閣新知宣州李健右中大夫直秘閣新知袁州汪召嗣並降一官放罷健等為劉光世軍中謀議官金之入犯也自廬州遁歸且勸光世退保

采石至是張浚言健等久在軍中坐食厚禄倉皇南渡
上下觧體故罷之中書舍人董弅奏二人議罪施行當
坐軍法今日正大明賞罰以警中外之時不容輕貸乃
又降一官
丁丑觀文殿學士行宫同留守孟庾自臨安來朝翌日
辭還　都督行府闕立定回易庫官賞格凡本錢萬緡
歲中收息及六分賞錢二百千遞增及十分賞錢千緡
本錢五萬緡已上各更轉一官不及六分令檢察司取

戒飭不及五分申行府當議酌情行遣仍勒令陪還從之　左文林郎新勅令所刪定官鄭剛中引對剛中言陛下臨御十年寛刑罰省科徭戒貪贓恤饑窮嚴警備每一詔下丁寧懇惻而德澤未徧者蓋天下有虛文之弊臣願為士大夫下勵精之詔許自今宣布實德視斯民利害如在其家不得以虛名文具欺罔朝廷使陛下之誠意被覆赤子之身而不在于官府文書之上翌日輔臣進呈上曰近所引對多是人才朕雖得珠玉珍玩

不足為寶但冀一歲之間得十數輩人物乃足為寶也

又翌日以其言令學士降詔出榜朝堂遂以剛中為左宣教郎充樞密院編修官（上語在是月戊寅降詔在己卯剛中改官在辛巳今聯書之）

戊寅右司諫王縉言切見朝廷拋降軍須之類諸路州縣承受鮮有不均之民間者緣朝廷有不許科數之文監司不敢任科數之責而責之屬部知通復不敢任責而委之屬縣令佐欲避其名則付之胥吏姦獘百出無

不至矣若自今以後應和糴糧斛之類有不免均之人戶者逐縣各具承受之數以編戶計之少則均及上戶逐等分上中下三等各若干多則用物力或苗稅通計每若干貫石當若干零數與免逐鄉開人戶姓名逐戶具合買數目并官給價錢真書大字牓之通衢使民間知其無廣拋之數則胥吏無所容其姦豪右不得計囑而幸免善弱下戶無倍出之患矣從之　詔諸路宣撫司屬官許本司奏辟或朝廷差除內京官並以二年為

任願留再任者取旨時議者以為自兵興以來士大夫
一入軍中便竊議而鄙笑之指為濁流皆緣朝廷未知
審擇一聽其辟差故所用之人或坐罪廢或報私恩或
因應副或出干求貪利覔官略無去就之節有更十年
而不退者故條約焉　右宣教郎知虔州信豐縣彭合
轉一官俟任滿日與陞擢差遣合廬陵人守臣孫佑奉
詔薦其材略有餘盜不入境故有是命　故左朝議大
夫孫諭特贈左中奉大夫以其曾孫右朝奉郎致仕偉

乞以覃恩一官回授也偉先見建炎二年諭為吏廉紹聖初引年告老有司以諭子孫皆亾不許廕補遂絶禄仕湖北諸司上其事請官其曾孫偉以為天下廉吏之勸奏可著為令　封嘉陵江神為善濟侯江自鳳州之梁泉歷興利閬果合恭以入大江川陜宣撫副使吴玠言正係餉軍漕運水路望加封爵故也

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似漢人近時米芾輩所不可髣髴朕有光隸字五卷日夕寘之座隅每取展

玩又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家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趙鼎曰如光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而無纖毫遺恨者也　詔韓世忠駐軍淮上簡練有方金豫畏服不敢輕犯令學士院降詔遣內侍盧祖道往軍前撫問仍以銀合茶藥賜之　右修職郎趙衛特賜同進士出身為諸州教授以薦對也

壬午左從事郎黃豐為勅令所删定官豐初見建炎元年二月

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上漕運六策令學士院降詔獎諭

初宣撫副使吳玠以水運稽留欲從陸運而都轉運使趙開以其費大難之上命益措置至是益言蜀中民已告病而軍尚乏食詳觀獘源圖所以救之不一而足所以奏請轉般欲于上流水漲之時併運在閬利近處春水生後一發運至軍前庶免如今年夏秋頓至闕絶一也又奏請于利閬州就糴入中庶免如今年多支脚錢而運遠路之貴米二也又于瀘叙嘉黔等州打造運船及自用收拾水流木斫伐官地木造船庶免向來擄船

之弊致客旅逃避棄毀其船官失指準三也秋初于閬州急糴萬斛以應軍前急闕又遣官于軍前計議梁洋就糴十萬石庶免如向來陸運之弊人民後死田菜多荒又得軍前早有糧餉四也行下三路漕司任責起發合運之米自五月後來至今在倉米數起發將盡庶免如向來積米在倉軍前告乏五也又差本司屬官賫錢物往瀘叙茶涪依私下糴買新米就近發赴軍前却于西路水運最遠去處充樁米數省水運舟船之費而民

無科糴之苦六也時開已召而未去亦言制司就果閬市軍儲非是（已見今年八月癸卯）議者又謂伐木造舟于邊禁非宜（李弼直奏請）而玠與益相疑事亦竟止是冬復行陸運名曰支移民間率費七十千而致一斛糧夫死者甚衆（支移事以明年七月馮康國所奏修入）

乙酉詔隴右郡王趙懷恩令四川制置大使司月支供給錢百千先是懷恩自熙河入蜀依閬州宣撫司及司廢席益奏徙居成都久之乃有是命

丙戌起居舍人呂本中兼權中書舍人時有監階州倉草場苗亘者以贓獲罪黥之本中奏曰近歲官吏犯贓多抵黥罪且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况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亦無所及矣論者皆以嚴刑上法祖宗夫祖宗之時臨機制變事有不得已也然自神宗而降寬大之政久已成風累聖相承不敢輒易今一旦盡改成法欲用祖宗權宜之制將重失人心臣未見其可也又此刑

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姦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直言私議亦不能免何者用之已熟彼得藉口不以為異也使國家此刑不絕則紹聖以來憸人盜柄搢紳遭此殆無遺類矣願酌處常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從之蘇轍奏議附入按本中明年四月罷去此事必在數月之間故因其無權書命書之當求他書別係本日

苗亘事日歷不載會要矜貸門亦無之今以本中

丁亥日中黑子沒

戊子諸王宮大學生不徽特遷一官不徽濮安懿王後

南班官士夽子也毋病割股肉為羹以進故襃之

己丑故翰林侍讀學士王洙之孫楚老獻仁宗皇帝所賜飛白字及御書賜銀帛百匹兩洙在翰林仁宗閤令歲科舉內中合要奏告文宣王及諸賢表章趙鼎奏此事不見于他書上曰祖宗留意人材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直秘閣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謀官王瞻兼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副使

庚寅湖北京西宣撫司參議官李若虛以所擒偽知鎮

汝軍薛亨等赴行在上引對進若虛官賜章服仍釋亨罪命以官付飛軍中使喚後四日擢若虛荆湖北路轉運判官若虛除漕在十二月甲午今朕書之其遷官賜服日歷不書又日歷止云薛亨放罪而岳侯傳云上赦薛亨等賜銀絹并各人官資上更賜一官付侯軍中使喚故附此若虛遷官賜服以周秘劾疏修入

辛卯秘書省正字朱敦儒兼權兵部郎中行在供職

進士朱昉應詔上書謂地震咎由失信中書後省奏其言明切有補治道詔永免文解仍賜帛三十匹昉無錫人也

壬辰上書大成殿榜賜成都府學官用左廸功郎新府學教授范仲殳請也仲殳成都人奏疏言本府學殿建於東漢之初平漢人以大隸記其修築歲月刻于東楹至今九百四十三年蓋天下棟宇之古無過于此者上從其請命仲殳就持以歸　左承議郎知邵武軍趙子木至官言利害詔特減二年磨勘日歷不載子木階官今以武陽志增入

高麗將入貢先遣持牒官金稚圭劉待舉來朝廷懼其與金人為間是月詔賜稚圭等銀帛各百匹兩及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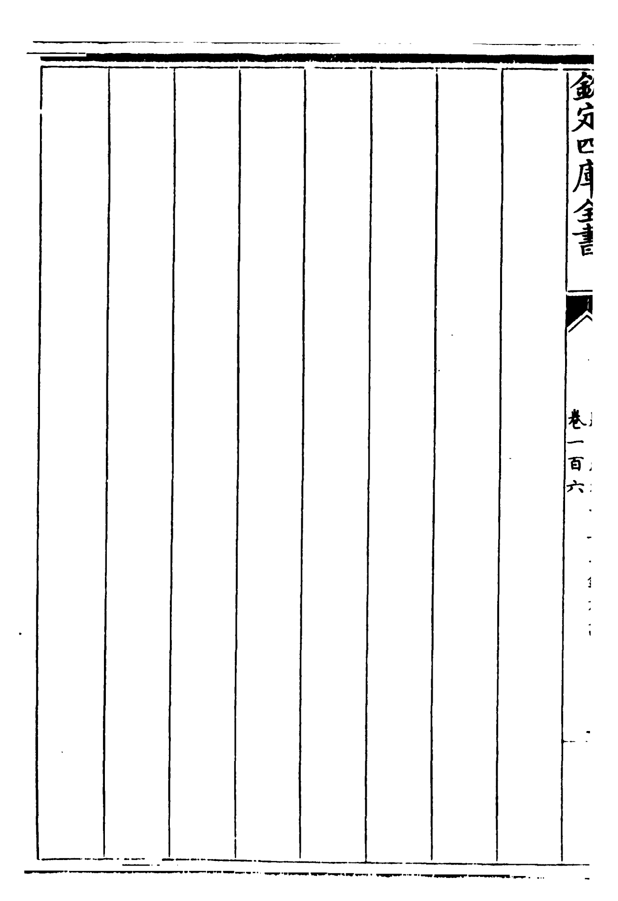
帶器幣而遣之于是稚圭至明州而反日歷無此今以會要及吳芾奏議參考修入初劉麟等既敗歸金人遣使問劉豫之罪豫懼廢猊為庶人以謝之于是金人始有廢豫之意矣熊克小歷于是金廢豫之意決矣此蓋因張滙節要所云也考之諸書金人前此未有廢豫之意今畧修潤附入豫之初出師也偽知臨汝軍宋著部夫後至麟斬之納其女于豫繼斬使臣趙倚語人曰吾已去趙宋矣識者曰趙宋如是不可去矣麟竟敗去豫又免偽知濟南府劉復官從知淮陽軍劉覿為東路留守其妻弟翟綸為

南路留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六金人地名考證

阿里雅貝勒原書作訛里也孛堇與金史同並誤今改正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七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六年十有二月甲午朔德音降廬光濠州壽春府雜犯死罪已下囚釋流已下制曰朕以眇質獲承至尊念國家積累之基遭外侮侵陵之患誠不足以感移天意德不足以綏靖亂源致彼叛臣乘予阨運頻挾敵勢来犯邊隅直渡淮濱將窺江滸所賴諸將協力六師爭

先雖逆雛暫追於天誅而匹馬莫還于賊境載循不道深惻于心俾執干戈皆朕中原之赤子重為驅役亦有本朝之舊臣廹彼暴虐之威陷茲鋒鏑之苦繇予不德使至于斯申戒官司務優存没知朕興懷於焦愛本非得已而用兵宜錫茂恩以蘇罷俗赦文學士朱震所草也

詔行宫留守秦檜令赴行在所奏事張浚以檜在靖康中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共天下事一時仁賢薦檜尤力遂推引之林泉野記云檜知溫州碌碌無治聲張浚為相上章

平江撫軍浚以檜柔佞易制薦入使備員乃除行宫留守今不取趙鼎既與浚不咸左司諫陳公輔因奏劾鼎至是德音既下鼎復求去上愀然不樂曰卿只在紹興朕他日有用卿處　是日臨安火所燔幾萬家詔以米一千斛賜被火之家貧乏者

乙未詔左修職郎陳最已降温州軍事判官指揮勿行初最既爲端明殿學士知温州李光所辟而侍御史周秘言令太中大夫知州帶一路鈐轄許辟本州官一員格軍事判官差從事郎已上爲一陳最而廢二法豈今

日之所宜若謂光為侍從可以創乞則今侍制以上典藩者尚多為衆起例尤為不可乃罷之　右宣義郎通判鄧州党尚友充湖北京西宣撫司幹辦公事用岳飛奏也

丁酉詔權户部侍郎劉寧止赴行在本部供職仍舊總領措置應副四大軍錢糧

戊戌右司諫王縉入對論簽書樞密院事折彦質之罪大略謂彦質於敵馬南向之時倡為抽軍退保之計上

則幾誤國事下則離間宰臣乞賜罷黜先是張浚自江上還平江隨班入見上曰卻敵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惶懼復乞去浚入見之次日具奏曰獲聞聖訓惟是車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不為則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想戀王室金豫相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竭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以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偷安苟

且之心夫天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以為之先則被堅執銳履危犯險者皆有解體之意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儻還則有識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日復欲下巡幸詔書誰為深信而不疑者何則彼知朝廷姑以此為避地之計寔無意於圖回天下故也論者不過曰萬一有警難於遠避夫將士用命扼淮而戰破敵有餘苟人有離心則何地容足又不過曰當秋而戰及春而還此但可以紓一時

之急年年為之人皆習熟難立國矣又不過曰敵占上流順舟可下今襄漢我有舟何自来使敵有餘力水陸偕進陛下深處臨安亦能安乎上翻然從其計浚因獨對乞乘勝取河南地擒劉豫父子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将請罷之上問嘗與趙鼎議否浚曰未也浚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豫机上肉耳然豫倚金人為重不知擒滅劉豫得河南地可遂使金不内侵乎光世将家子将率士卒多出其門下若無故罷之恐人心

不可浚不悅昺復言强弱不敵宜且自守未可以進㳌是與彥質俱罷云　是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引兵攻淮陽軍敗之此據趙甡之遺史國史及世忠碑誌皆無之日歷紹興七年正月十六日戊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差右武大夫劉寬齋捷報前來行在所投進有旨劉寅特與轉一官回授即此事也餘見七年正月辛巳

己亥賜劉光世岳飛詔曰國家以叛逆不道狂狡亂常遂至行師本非得已並用威懷之略不專誅伐之圖蓋念中原之民皆吾赤子廹於暴虐之故來犯王師自非

交鋒何忍輕戮庶幾廣列聖好生之德開皇天悔禍之衷卿其明體朕懷深戒將士務恢遠馭不專尚威凡有俘擒悉加存撫將使戴商之舊益堅思漢之心蚤致中興是為偉績毋或貪殺負朕訓言樞密院奏光世之將馬欽飛之將寇成等捕掠各五百人並行處斬巳詰問欽成故有是詔　翰林侍讀學士范沖入見因引疾求去不許

庚子進士耿鎡詹叔霆等八人伏闕上書鎡等所上書未見或是留

趙鼎當考叔霆已見十一月乙丑 尚書省勘會朝廷設檢鼓院以來天下之言前後禁止伏闕指揮非不丁寧今月七日進士耿鎡等不遵禁約率衆伏闕顯是故有違戾切慮軍事之際因致摇動人情理宜懲誡詔耿鎡令平江府差人伴押赴紹興府府學聽讀叔霆差人押歸本貫信州並具已收管文狀申省仍令尚書省榜諭　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孫近兼沿海制置使徽猷閣待制知明州仇悆改兼管内安撫使　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陳克

充淮西宣撫司參議官用劉光世奏也

辛丑以時雪賜沿江諸軍柴炭錢四宣撫司各萬五千緡殿前行司八十緡　詔築南壽春城　貴州助教唐斌陞循州文學斌連州人元符末為太學生坐上書詆誣送本貫自訟齋聽讀至是特奏名入五等從例乞推恩特録之

壬寅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兼監修國史趙鼎充觀文殿大學士兩

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制曰粤惟入輔之初密賛親征之議力與同列共濟多虞協股肱心膂之為張貔虎熊羆之氣捷方奏而祈去章屢却而復來其詞學士朱震所草也詔鼎辭日令上殿出入如二府儀

朱勝非秀水閑居録云趙鼎張浚爭權浚自謂有却敵之功興復之策當獨任國事諷侍從臺諫及其黨與攻鼎出之按紹興九年四月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論鼎初罷相詞命之臣欺主以保交乞不為貶責之詞蓋指此事然是時陳公輔章疏既不降出則恐不應為責詞姑附此更須參考

名資政殿學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張守赴行在將代折彦質也　翰

林侍讀學士兼史館修撰資善堂翊善范沖充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沖再疏求去乃有是命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孫近試吏部尚書（熊克小歷載近此除在甲午蓋誤）

命右司員外郎范直方宣諭川陜諸州及撫問吳玠一行將士三省言頃遣宣諭五使川陜獨不及故命直方往勞軍且察官吏能否上召見賜御寶手歷而遣之如有違戾詔條者許先次改正　江東宣撫使張俊遣參議官直徽猷閣史愿降授左朝奉大夫郗漸來奏事

且獻所獲偽統領官杜斌等上貸斌罪進恩一職漸一官遣還

癸卯詔岳飛行軍襄漢正當雪寒令學士院降詔撫諭一行將士

甲辰尚書司封員外郎蘇符兼資善堂贊讀赴行在代范沖也　資政殿學士成都等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成都府席益陞資政殿大學士　命吏部侍郎都督行府參議軍事呂祉往建康措置移蹕事務

乙巳上與宰執語唐開元之治曰姚崇為相嘗選除郎吏明皇仰視屋椽崇驚愕久之後因力士請問知帝所以專任之意人主任相當如此張浚曰明皇以此得之亦以此失之楊李持柄事無巨細一切倚仗馴致大亂吁可戒焉上曰不然卿知所以失否在於相非其人非專委之過也浚曰明皇方其憂勤賢者獲進逮其逸樂小人遂用此治亂之所以分陛下灼見本末天下幸甚

尚書左司郎中耿自求引疾求去罷為直顯謨閣知

嚴州直寶文閣知臨安府李謨與本府二通判火作地分兵官皆貶秩坐不即救火也歷是日趙䳟入辭熊克小歷載鼎罷相在此日蓋誤䳟既行上趣令之鎮䳟力辭新命且言臣才疎智短昧於周防無補毫分徒招怨咎是宜引分屏迹山林詔不許䳟在越惟以束吏恤民為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䳟之學得於易者如此至是姦

猾屏息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丙午秦檜入見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
知政事折彥質以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鼎既去
位彥質引疾求退章累上乃有是命　崇信奉寧軍節
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使張俊加少保鎮
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仍舊宣撫使龍神衛四廂都指
揮使容州觀察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為保城
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主管殿前司公事先是右司諫

陳公輔言前日賊犯淮西諸將用命捷音屢上邊土稍寧蓋廟社之靈而陛下威德所至然行賞當不踰時廟堂必有定議臣聞濠梁之急浚遣楊沂中來援遂破賊兵此功固不可掩劉光世不守廬州而濠梁戍兵輒便抽回如渦口要地更無人防守若非沂中兵至淮西焉可保哉光世豈得無罪此昭然無可疑者又沂中之勝以吴錫先登光世追賊王德尤為有力是二人當有崇奬以為諸軍之勸若韓世忠屯淮東賊不敢犯岳飛進

破商虢擾賊腹脅二人雖無淮西之功宜特優寵使有
功見知則終能為陛下建中興之業朝廷以俊沂中功
尤著遂優賞之沂中時年三十五也
丁未手詔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為民比年以来重内
輕外殊失治道之本朕甚不取可自今監司郡守秩滿
考其善狀量與遷擢治效著聞即除行在差遣其郎官
未歷民事者効職通及二年復加銓擇使之承流于外
仍令中書御史臺籍記姓名俟到闕日檢舉引對參考

善否取旨陞黜庶幾天下百姓蒙被實惠以稱朕意時張浚專任國政首言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年以來內重外輕祖宗之法盡廢流落于外者終身不獲用經營于內者積歲得美官又官于朝者不歷民事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職事之舉豈能中理民多被其害遂條具以聞故有是詔明年三月癸未所書可參考

尚書省言湖南制置大使呂頤浩江西制置大使李綱撫存飢饉招集流亡甚稱朝廷委寄之意並賜詔書獎諭仍令江東西湖南

帥臣監司於旱傷州縣將奉行優劣各比較三兩處申省取旨賞罰　福建市舶司言蕃舶綱首蔡景芳招誘舶貨自建炎元年至紹興四年共收息錢九十八萬緡

詔補景芳承信郎

戊申手詔曰朕惟養兵之費皆取於民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夤緣軍需掊斂無藝朕甚悼之監司郡守朕所委寄以惠養元元者也今漫不加省復何賴焉其各勤乃職察吏之侵漁納賄者劾按以聞已戒敕三省官聞

遣信使周行諸路芶庇覆芾治流毒百姓朕不汝貸自
今軍事所須並令州縣揭榜曉諭餘依紹興元年五月
二十四日詔旨施行無或違戾　觀文殿學士醴泉觀
使兼侍讀秦檜令行在所講筵供職觀文殿學士行宫
同留守孟庾充行宫留守詔川陜進士將來省試令四
川制置大使司依舊例施行其合預殿試人並赴行在
仍給五人銜門驛劵自是為例　都官員外郎馮康國
言四川州縣税色輕重不同祖宗以來正税重者折科

稍輕正稅輕者折科稍重折科權衡與稅平準所以無偏重偏輕之患四川地狹民貧行之百有餘年常産之民甚以為安近年川陝宣司隨軍漕臣與總司官屬貪應辦之賞矜措置之能悉將祖宗兩稅舊法折科輒肆改易反覆紐折取數務多折科一改遂為永例棄業逃移由兹而致天聽高遠聲何由聞此蜀民之大患朝廷之所未知也伏望並行住罷一遵舊例詔如康國請行下仍令憲臣察其不如法者

已酉詔自今前宰相到闕並許張蓋為秦檜故也　左從事郎江西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許忻特改合入官堂除見闕知縣令中書籍記姓名俟滿日考其治狀與内外陞擢差遣忻翰弟上召對而命之

庚戌詔官職如在職二年已上知縣資序人與除大郡通判通判資序人除知州軍任滿到闕令閤門引見上殿當參考治狀善否取旨陞黜仍令中書省御史臺籍記姓名

辛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自常州入見即日除參知政事　詔監司守貳委寄非輕除授非人百姓受獘比年員多闕少致有除代數政尚慮選擇失當其間不無望實未副之人可令中書省開具已除監司守貳姓名送中書後省御史臺今後遇闕到前半年並加銓量如有不可任用之人具諸實聞奏與改作自陳宮觀　三省言知通等闕近來往往取作堂除致吏部員多缺少差注不行詔知通除依舊格堂除並

文思諸司諸軍糧審院倉場庫務局所法寺官外路學官並令吏部按法差注呂頤浩秦檜之共政也嘗以寺監丞以下闕歸吏部紹興二年四月旋又復之趙鼎為政稍取諸郡倅闕堂除五年閏二月至是復以内外百闕隷銓曹然不能久也　詔樞密院都督府効士並令附來年春選人類試所就試時務策一道分優平兩等優等人再令學士院召試訪以時務文理優異者取旨推恩

壬子詔張守兼權樞密院事　江州進士孫復禮投匭
訟德安令黄觀不法御筆令監司究寔上諭大臣曰復
禮亦須知管如體究所訟不寔即痛與懲誡檢鼓院止
許士庶陳獻利害儻挾私怨有所中傷不惟長告訐之
風亦非求言本意　司農少卿提領江淮營田樊賓等
言淮南自兵火之後肥饒之地今多荒蕪蓋因民户稀
少艱於廣行召募深恐所闕田土不至大段增廣令諸
大帥屯戍淮上而瀕淮之地曠土千里賊馬遠遁邊境

肅清欲望特降睿旨令諸大帥摽撥係官空閑無主荒
田倣古屯田之制斟酌多寡於所部軍兵内以十分為
率摘那下等一分或二分置立屯堡使就田作仍差諳
曉農事將領主管使臣監轄依已降指揮官給牛具借
貸之類其所收斛㪷除樁出次年種子官與力耕之人
中停均分請給衣糧並不裁減其官中所得分數内支
四釐充主管官六釐充監轄使臣職田如遇軍事警急
則權住作田併充軍用俟至歲終比較以所收斛㪷從

本司保明申奏優異推賞如蒙俞允乞以田五十頃為一屯作十莊差主管將領一員監轄使臣五員軍兵二百五十人如次年地熟人力有餘願添田聽從其便詔三大帥相度可否行之　僞通直郎劉駜自耀州脫身來歸以為右修職郎

乙卯右司諫王縉言風俗頹弊起於士大夫貪冒無耻不可不革今有不用舉主不問考第因近臣薦對即改官陞擢者用此以待才能之高而廉退自守固善也如

亦與人不相遠或事請謁而得之聞者歆羨安得不馳騖乎初改官畧資序差通判者用此以待治狀著聞奬擢示勸固善也如亦碌碌夤緣干托而得之人皆有求進之心而憚於作縣安得不馳騖乎故欲息奔競必在朝廷有以息之不澄其源雖降約束無益也欲乞明詔大臣自今除賢能之人宜擢用者待以不次外其餘並依吏部格法則各安分守職業交修頽風復振賢才輩出矣詔三省遵守

丙辰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呂頤浩為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仍赴行在奏事訖之任　寶文閣學士新知襄陽府劉洪道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仍兼都督府參謀軍事　新荆湖北路兵馬鈐轄張旦仍舊知襄陽府尚書禮部員外郎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晨為夔州路轉運判官用丙午詔也初命詞給告仍詔自今視此　侍御史周秘請內責之户部外責之漕司搜

括失陷裁損冗費以每歲所入者專充經常之費以向所泛取者留為不時之用詔赴户部　詔淮北之民皆朝廷赤子廹於暴虐使犯兵威憐其無辜死於鋒鏑可更遣官於鵜塘鎮設黄籙醮三晝夜追薦之　故武節郎劉廣特贈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與三資恩澤廣張俊部曲淮西之役死焉

丁巳少保武寧保静寧國軍節度使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為護國鎮安保静軍節度使光世以

王德追賊之勞乃有是命　翰林學士朱震乞以自古循吏傳編成一書遇守令有治行者賜之上曰不若有治行者或進官或擢用無治行者隨輕重責罰賞罰既行自有懲勸賜循吏傳恐無補於治　詔諸路監司令後分上下半年開具所部知縣有無善政顯著繆懦不職之人申尚書省時巡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言國家方重縣令之任然近在輦轂之側耳目所接無慮數十邑尚有不能戢吏愛民以副軫念元元之意望督責

監司俾之按察故有是旨　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家彥投匭獻川陜邊防利害且言宣撫司自王似盧法原後便宜轉行朝議大夫至四十五員皆非殊功異績特以請求賄賂而得之詔制置大使席益取索雜功改轉之人速行改正彥眉山人也

戊午詔自今吏部注擬知通守令並選擇非老病及不曾犯贓與不緣民事被罪之人仍申中書門下省審察旬具注擬人脚色關御史臺如非其人許本臺彈奏用

中書請也既而行宫吏部請曰民事犯徒已上罪人如今詔吏部奏在七年六月己酉自祖宗以来以公私贓三等定天下之罪至是始增民事律焉

己未兵部尚書兼權吏禮部尚書劉大中充龍圖閣直學士知處州免朝辭趙鼎既罷政大中引疾求去位疏再上乃命出守大中又言臣以戇愚積多仇怨優職便郡豈臣可堪至於直降指揮免辭天陛進退之際臣竊有疑重念臣父左宣教郎湜見任處州州學教授有此

妨嫌不敢隱默乞一在外宫觀詔不許中書勘會湜合該避親乃命湜易婺州州學教授 左司諫陳公輔言朝廷所尚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尚風俗因之此不可不慎也國家嘉祐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不營私意不植私黨故士大夫以氣節相髙以議論相可否未嘗互為朋比遂至於雷同苟合也當是時是非明毁譽公善惡自分賢否自彰天下風俗豈有黨同之獘哉自熈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為定論自成一家使人同已蔡京

因之挾紹述之說於是士大夫靡靡黨同而風俗壞矣仰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積弊變天下黨同之俗甚盛舉也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體聖明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之是以趨時競進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傳頤頤死無傳焉狂言恠語淫說鄙喻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濶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

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臣謂使頤尚在能了國家事乎取頤之學令學者師焉非獨營私植黨復有黨同之弊如蔡京之紹述且將見淺俗僻陋之習終至惑亂天下後世矣且聖人之道凡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非有離世異俗之行在學者允蹈之而已伏望聖慈特加睿斷察羣臣中有為此學相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絶之然後明詔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冊炳如日星學者但能參考衆說研窮至

理各以已之所長而折中焉惟不背聖人之意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修身以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國家無乎不可矣毋執一說遂成雷同使天下知朝廷所尚如此士大夫所尚亦如此風俗自此皆知復祖宗之時此今日之務若緩而急者輔臣進呈張浚批旨曰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覽臣僚所奏深用憮然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先是范沖既去位公輔以沖所薦不自安會耿鎡等伏闕上書或

者因指公輔靖康鼓唱之謗公輔懼見上求去因上此疏謟公輔朕所親擢非由薦引可令安職毋得再請時朱震在經筵不能諍論者非之熊克小歷畧載此事于明年正月旦云上因語學者當以孔孟為師被日歷此日無聖語但于公輔奏後書有旨云云則是大臣批旨也今從日歷　湖北經畧安撫使王庶乞令澧辰沅靖四州以閑田共招刀弩手三千五百人沅州千五百辰州千人澧靖州各五百餘田召人承佃從之四郡刀弩手舊額萬人靖康末調赴河東少還者至是朝廷命庶相度招填故有是

請也　詔宗室添差不釐務者皆作宫觀嶽廟　尚書駕部員外郎張宇知撫州宇守兄避親嫌也　權户部侍郎王俣請申嚴截留兊借上供及右曹錢物執奏不行之法詔自今非有軍期急速不得輒有陳乞支借餘從之

辛酉詔張浚監修國史　御筆徽猷閣直學士知鎮江府胡世將為給事中上謂參知政事張守曰本不須親批恐卿以鄉人為嫌守曰臣蒙恩備位政地纔旬日未

有一毫以慰中外首名世將必謂臣私於鄉黨寘以常州多士時有進用者臣頃在廟堂屢遭此謗凡惡臣者皆以藉口上曰擢用人才豈可以嫌自疑世將之賢朕固知之守曰如世將人才誠不易得臣頃固嘗論薦亦不敢以臣之私妨嫌賢者但世將雖陛下親擢恐遠近不能戶曉上曰無慮也　詔以山陰至長沙四十縣並作堂除浙西之邑十四浙東九江東八江西福建各四湖南一先是上既詔銓擇郎官補外而左司諫陳公輔

言縣令之職尤為近民望將寺監丞簿編刪六院官已改秩未歷民事之人各與銓擇取繁難大邑近見闕作堂除一次還日陞黜如詔旨（詔見是月丙午）事下左右司至是都司請以編刪已下嘗歷州縣未滿三考之人堂除大邑俟去替半年未有堂除之人即於本路注擬從之

直徽猷閣知廬州趙康直進職二等敵之寇淮西也康直乘城不動民賴以安故有是命

賜故安化郡王王稟家建康田十頃銀帛五百匹兩稟守太原死節（事見靖康）

元年九月丙寅其子忠訓郎莊等流寓貴州前是樞密院言其忠名莊至行在以為樞密院準備差遣至是又優邮焉

偽齊劉豫密知金人有厭已之謀是冬遣皇子府參謀馮長寧請於金欲立淮西王麟為太子以嘗其意金主亶謂之曰先帝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於河南之民也爾子還有德耶我未之聞也徐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

以定之夏國主乾順遣兵渡河自天德軍至塔坦取所亡馬而歸不假道於金時左監軍薩里罕在雲中不敢

詰偽齊録有劉豫謝封曹王表云儻知廢罷之議愈堅

指畫之心是金人廢之之意豫蓋先知也今畧採取

附見

是歲樞密院始空名給據許諸軍代名之人赴軍書填

一切不問紹興九年九月辛卯所書可參考　兩浙轉運司始取發秀

平江歲計寛剰錢二十二萬緡自是以為例　右奉議

郎河北軍前通問使魏行可為金所拘至是九年或謂

行可嘗上金帥書警以不戢自焚之禍以謂大國舉中

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哉若亟以還趙氏賢於

奉劉氏萬萬也是歲行可卒未幾其副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郭元邁亦卒于金中行可十四年正月丁酉贈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七